

小河丁丁 著

“Since1976《少年文艺》爱藏嘉品”系列丛书

水獭男孩



《少年文艺》人气作家倾心爱藏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小河丁丁 著

水獭男孩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水獭男孩 / 小河丁丁著. — 南京: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5.1

(Since1976《少年文艺》爱藏嘉品丛书)

ISBN 978-7-5346-8839-3

I. ①水… II. ①小…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57991号

书 名 Since1976《少年文艺》爱藏嘉品——水獭男孩
著 者 小河丁丁
责任编辑 田俊 王可
书籍设计 陈泽新
封面绘画 王可
版式制作 王杉杉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少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40mm 1/32
印 张 7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46-8839-3
定 价 18.00元

(图书如有印装错误请向出版社出版科调换)

目 录

1. 获得霸腿奖励	001
2. 忽然现出胡须	017
3. 水獭男孩是好哥哥	031
4. 山里也有水獭男孩	054
5. 这个家不能分	073
6. 宝贝河汊归我了	089
7. 时间多么漫长啊	110
8. 对头兄弟难得默契	129
9. 水獭男孩总是做好事	147
10. 只有我能看见你	163
11. 同桌同窗同盆	184
12. 总算找到你的家	196
最美的记忆（后记）	

1. 获得霸腿奖励

陀螺，我们那里叫“得乐”。为什么这样叫？用绳子在陀螺上缠几圈，往地上一掷，它就直立旋转，让你得到许多欢乐。我们还将棕叶撕成细条系在短棍上做成拂尘，当得乐转速变慢，醉酒一样东倒西歪，用拂尘抽几下就会加速，重新立得稳稳当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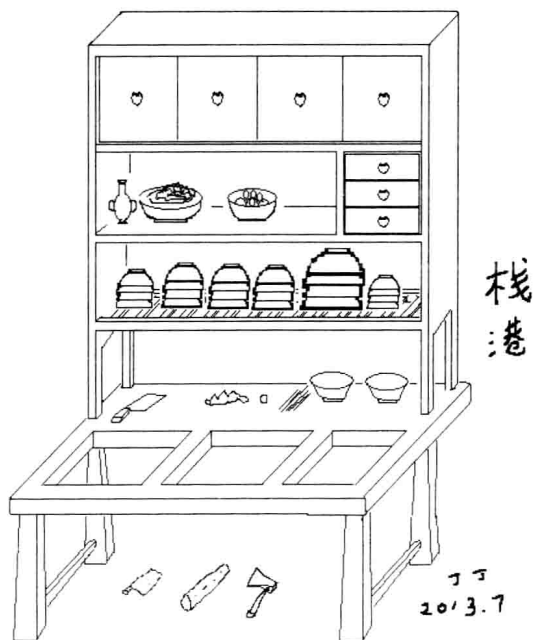
做得乐，茶树是上好的木料。枣树太硬，加工费劲。杉树容易开裂，而且杉树做的得乐太轻，一抽就能飞上天去。茶树呢，新木饱含水分，削起来有一种脆嫩的手感，夸张一点说，好像在削萝卜。做成得乐之后，水分一点一点散失，就变得坚硬如铁。

小镇东北方的茶山上，茶树成片，一棵一棵都是有主的，主人每年都要采茶果榨茶油，不能砍。每当爸爸到小镇西边的深山去砍柴，我总是叮嘱他：“碰到野茶树，帮我砍一枝回来。”爸爸总是满口答应：“好的，好的。”然而，从冬天盼到春天，每次爸爸砍柴回来，见到我不是说“没有碰到野茶树”，就是说：“哦！看到你就想起来了……下次，下次！”

快到儿童节，爸爸终于为我砍来一段野茶树枝，有我拳头那么粗，小臂那么长，可以做好几个得乐。

我们家没有锯子，要从野茶树枝上截取一段制作得乐，只能用刀，加工地点嘛，自然是火落。

火落，就是生火做饭熬滷的地方，也是吃饭的地方，接待客人的地方，一家人洗手洗脸洗脚的地方。灶和柴草在南边。北边上有天井，下有水池，水缸搁在水池边上。西边挨着板壁放置饭桌板凳，壁上贴着好多奖状，我和姐姐各占一半，哥哥一张也没有哦。东边立着大橱柜，锅碗瓢盆油盐酱醋残羹冷炙分门别类放在上面，好比入了货栈物港，所以叫“栈港”。火落里有刀斧，有磨刀石，有水桶水盆，有当凳子坐的树墩，我们叫“凳公”，凳子中的老公公。栈港屉子里还有老虎钳、铁丝、铁钉、火柴……若要制作玩具，火落就是最好的工场。



顺带说一下我们家的格局吧。我们家很像一列小火车，长长的，大门出去就是镇街。站在大门外，目光穿过一段短走廊，看到天井和水缸——偶尔还会看到麻雀和喜鹊，又穿过一段长走廊，就看到后门。后门出去是好大块坪地，边上有枣树，有菜园，夏秋之夜是左邻右舍乘凉聊天的好场所。

从大门进去，短走廊左手边第一间木板房是姐姐的睡房，门朝走廊开。第二间木板房是爸妈的睡房，门朝火落开——如果这扇门从里面关着，妈妈多半睡在床上。妈妈有个老毛病，一生气头就痛，只好躺下。我曾经问妈妈：“你为什么老是头痛？”妈妈说：“都怪你呀，也怪爸爸。我生下了姐姐，爸爸说：‘给我生个儿子吧。’于是我又生下了哥哥。爸爸又说：‘再生一个儿子吧，一个儿子不保险。’我不想再生，因为家里太穷，怕供不起三个小孩读书，爸爸却说：‘再生一个，再生一个！’于是生了第三个，果然又是儿子——就是怀你的时候，我得了这个头痛的病。”

长走廊左手边第一间木板房是我和哥哥的睡房，门也朝火落开，与爸妈的睡房门隔空相对。第二间房没有门，也没有板壁，畚箕锄头耙子打谷机什么的全在这里。再过去挨着后门就是猪圈，养着一头小公猪，黑白花，三四十斤重，绰号“食神”。只消到了喂食的时间，它就嗷嗷直叫，先是撒娇，不理它，就嚎叫，再不打漏送过去，就像火车一样尖叫起来，惊动半条街。

走廊右手边，从大门到后门是一堵长长的墙，隔墙住着柳爷爷柳奶奶，我们家的“右舍”，听说以前在上海当大干

部，因为祖籍是西峒，叶落要归根，好几年前退了休，便到镇上来呼吸“新鲜空气”。

我们家的“左邻”是个独身老太太，慈眉善目，很像她家供奉的白瓷观音，时间长了，大家索性叫她观音娘娘。

那天下午四点多钟，我把野茶树枝搁在火落地上，量出一只得乐的长度，用指甲划个记号，从栈港上取下菜刀，将刃口压在记号上前推后拉。野茶树枝滚动起来，被勒出一圈细细的槽沟。接下来，用菜刀一刀一刀砍斫，将槽沟加深。这把菜刀是新的，正在生火煮菜的妈妈看着心痛，就对我说：“你用剁猪草的刀，不许用我的菜刀，菜刀切菜用的。”剁猪草的刀也是菜刀，只不过又锈又旧，已经不配切菜了，不用的时候就扔在栈港支架底下。我把新菜刀放回去，捡起旧菜刀一看，太钝了嘛，还有三四个缺口，就在水池旁边磨刀石上洒一点水，蹲在那儿“喊喊”地磨。哥哥坐在大门口，什么事没有，也不来帮我。爸爸坐在水缸边，低头研究棋谱，棋谱搁在左腿上，右脚尖点地，微微抖动，惬意极了。爸爸真会挑地方，天井光线很好，水缸边又特别凉快。

“碧云怎么还不回来？”妈妈的声音，有些不高兴。

我偏一下头，发现妈妈望着爸爸，目光幽幽的。

几天前，爸爸从县城新华书店买来一套棋谱，有精致的包装盒，盒上画着两位仙翁在松下对局，印着“中国象棋四大古谱”八个金字，一看就知道价值不菲。妈妈从来不肯成为吃不下穿不上的东西花钱，就拉长脸说：“当农民的，买这些……”

我继续砍斫。叮！叮！木屑飞溅，多数落在地上，有的飞到我省着野茶树枝的左手背上，被汗水黏住了。

爸爸没有答话，头仍然低着，右腿仍然欢快地抖动。看他全神贯注的样子，根本没有听见妈妈说什么吧。

妈妈掀开锅盖，锅盖上的水珠掉在灼热的锅沿，嗤嗤嗤化成蒸汽。妈妈铲起一根豆角，用指尖拈着，吹两下，扔进口中，边嚼边说：“准备吃饭！丁丁，叫一下老小！”

不等我叫，哥哥快步进屋，到水池边倒水洗手。这家伙，耳朵蛮灵的。

我把野茶树枝和旧菜刀放到栈港底下，也去洗手。

爸爸还在看书。

妈妈一边取碗盛菜，一边抱怨：“我说的话，个个都不听。连老大也野起来了，吃饭了还不回家。”

姐姐快步走进来，脸上红绯绯，仿佛是被妈妈的抱怨召回来的。

我问姐姐：“你到哪里去了？”

姐姐斜睨妈妈一眼，不无顾忌地说：“我……去报名。”姐姐前年初中毕业，没有考上高中，死活不肯再上学，每天做的事不是打猪草、喂猪、洗衣、做饭，就是跟镇上的姑娘们一起做手工——爸爸说那叫“女红”。一个不上学的人，还有什么事需要“报名”呢？我很奇怪，妈妈和哥哥也用疑惑的眼神望着姐姐。

唯独爸爸，拿着棋谱坐到饭桌边上，慢条斯理地吩咐哥哥：“老小，给我打碗酒来。”

姐姐看一下爸爸，又看着妈妈，绞着垂到胸前的长辫子

说：“我报名当了民兵，明天就去集训，要一个月。”

“你要当民兵？”我差点儿跳起来，“我跟你去捡弹壳！”

去年大椿当了民兵，小椿得到好几个弹壳，全是铜的，贴着嘴唇用力吹，会发出“呜——呜——”的哨声。

因为有亲戚当民兵，岩崽得到一枚塑料子弹，那叫教练弹，弹壳是铜的，弹头却是塑料的，不会致命。

最牛的是小雄，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支能装五发子弹的弹夹，见人就炫耀。

我多想拥有一个弹壳呀，借来玩几天也好。小椿虽然跟我同桌，平时却不怎么说话。岩崽和小雄跟哥哥同班，感情很铁，我和哥哥却是冤家对头。如今姐姐当了民兵，搞几个弹壳肯定不成问题。

可是妈妈很生气，“这么大的事，也不跟大人说一下。当民兵，又苦又晒，当了又能怎么样？还不是个农夫佬。叫你读书你不读……”

姐姐低下头，到水池边默默洗手，生怕妈妈翻旧账。

我不敢当着妈妈的面纠缠姐姐。吃过晌午饭，姐姐进闺房去了，我跟进去悄声问：“你们在哪里训练？什么时候去？”

姐姐说：“训练是在花果山，我们明天早上集合，秋雁来叫我。”

“带上我好不好？”我挽住姐姐的胳膊。

“哪有带弟弟妹妹去的，又不是玩。”姐姐虽然在跟我说话，目光却掠过我的头顶，望向远方，心儿早已飞到花果

山去了吧。

夜里上了床，想象姐姐端枪射击的样子，怎么睡得着？先是做着举枪的动作，朝帐顶“砰砰”放枪，而后转过身，朝哥哥那头匍匐前进。

“睡了睡了还闹什么？怪小孩！”听哥哥的声音，早就烦透了。

天气炎热，房门是开着的，借着天井那方的微光，看不清哥哥的脸，只看到一对隐约闪亮的眼珠。

我冲着那对眼珠说：“明天我们去花果山好不好？去捡弹壳。”

“你口水喷到我脸上了！”哥哥用力把我推开，“靶场很危险的，子弹飞来飞去。你敢去，我告诉大人。”

“不去就不去！”我回到自己那头，坐在黑暗里，气得不肯躺下。

一会儿，门口传来妈妈的声音，有几分迫切，却又虚虚的，空空的：“老小老三？睡着没有？”

“没有。”我和哥哥几乎是同时答应。

也不等妈妈再说什么，我拉开蚊帐下床，只见妈妈站在门外，成为一个薄薄的黑影，鬼魅似的。

哥哥也起来了，打亮了手电。

我和哥哥都明白，又有任务了，要去把爸爸找回来，因为是夜间行动，妈妈从来不叫姐姐。果然，妈妈带着怒气说：“你们去找一下爸爸，看他在哪里下棋。明天要出早工的，这么晚了还不回来。”

星星稀稀疏疏，多数人家熄灯睡了，街道那么黑暗，根

本看不清路面，哥哥打着手电只顾往前走，也不管我在后面每迈一步都提心吊胆。

我埋怨道：“你照一照后面呀。”

哥哥却说：“你跟着我，我能走的地方你就能走。”

先去整天笑嘻嘻的弥勒叔叔家，屋里灯已经熄了。又去养了一头大水牛的竺叔叔家，门缝透出灯光，形成一片薄薄的光幕，驻足聆听，寂静无声。

第三家是兰伯伯家，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是少见的平房。兰伯伯坐在屋顶上，摇着扇子，叼着旱烟管，烟锅发着红光像颗大星星。

见到我们，兰伯伯一边笑一边咳，幸灾乐祸的样子，“出来找人的吧？不在我这里。”

哥哥问：“你知不知道他在哪里？”

兰伯伯说：“我怎么知道？你们找到他，叫他来陪我下棋。”

这话可真气人，我推了哥哥一下，希望他快快离开，他却说：“推什么？我回家了，不找了。”

我更加生气，“手电给我，我去找！”

哥哥当真把手电递给我，一个人回去了。

兰伯伯似乎有些后悔，柔声告诉我：“你到下街找找看，裁缝铺那个梅伯伯也是爱下棋的。下街狗多，狗来追你就蹲下，狗怕人蹲，以为你捡石头。”

刚才跟哥哥在一起，我是那么讨厌他，他也是那么讨厌我，好比两只小刺猬，挨近一点就会被对方扎疼。此时我孤身一人，却没有自由自在的感觉。街上只有我一个。星星一

颗也看不见了，大片大片的黑云在飞行，冷风扑面而来，沙尘打在脸上隐隐作痛。脚步声那么响亮，回声在身后紧随，像是有人跟踪。

我突然站住。

脚步声消失了。回声也消失了。感觉那人就在身后，距离不到一米，正盯着我的后颈窝。

猛然回头，什么也没有，又似乎有个透明的人影。用手电一照，明明是什么也没有，没有人，也没有“那个”（不敢说出那个可怕的字眼，哪怕是在心里）。

“不要怕，要镇定。”我这样鼓励自己，一迈步，却被自己的脚步声吓着了，不要命地奔跑。

汪！汪汪！左边黑洞洞的地方蹿出一个黑影。手电光一晃，照到一团黄毛，一对眼珠亮得可怕，一张大嘴白牙森森舌头红红。

双腿顿时发软。

黄狗却将身子矮下去，缩着头，尾巴莫名其妙地摇了两下。

我想起兰伯伯的话，手在地上乱摸，想捡一块石头，不料却摸到好大一只脚，穿着草鞋。

大脚鬼？我吓瘫了。

一只大手一下子把我提起来，耳边响起无比亲切的声音：“你怎么找来了？”

是爸爸！

“你……你也不回家……”我抱住爸爸，哽咽起来。

“我这不是回家去吗？”爸爸用力拍一下巴掌，骂道：

“死狗！走开！”

黄狗狺狺几声，退到墙角去了。

爸爸拉着我大步往家走，用一种窃喜的语气对我说：“我赢了！老梅不服气，明天再去修理他。到时候你不要去找我，我三下五除二解决战斗就回家，不耽误第二天出早工。”

到了家，大门是虚掩的，里面亮着灯。

推开门，只见妈妈直挺挺站在水缸边，灯光从侧上方照在脸上，额头和鼻尖白得放光，眼睛却在阴影里。

爸爸嘀咕着说：“才十点多……天这么热，在家也睡不着……”

妈妈仍然杵在那儿，纹丝不动。

我走过去，轻轻拉一拉妈妈的衣角。

妈妈冲着爸爸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我才不是等你，是等丁丁。”然后吩咐我：“你快去睡，明天要上学。”

“丁丁去睡吧。”爸爸的声音是那么轻，好像树叶落在地上。

我回到睡房，哥哥竟然在打鼾，这个没良心的家伙。上了床，蜷着身子侧卧，听见妈妈低声哭泣，像在极远处，又像在我心里。天井沙沙沙，沙沙沙，下雨了，先是稀稀疏疏，顷刻间变得密集。檐水注入水池，响声那么清脆，如同银铃摇动，把哭声淹没了……我仿佛被雨声和水声溶化，消失在黑暗的世界。

当眼睛再度睁开，从开着的房门看到天井一角，那么明亮，湿意盎然，砌墙的河卵石如同放大了似的，石头上凹凸

不平的砂粒、石缝里的绿苔，格外清晰。

火落传来木头与铁器磕碰的钝响，那是妈妈用木瓢从大铁锅往外打漚。床那头空空的，那边床柱上的书包也不见了。哥哥上学去了！我心里一惊，赶紧起床，走出房门。

爸爸不在家，不消说是出早工了。

妈妈正用木瓢搅拌盆里的漚，白汽直往脸上冲。看样子妈妈已经原谅了爸爸，心平气和开始新的一天。

“妈，你也不叫我。”

“我是让你多睡一阵，反正你和哥哥上学放学从来都是各走各的。快吃早饭吧，稀饭凉了，正好喝。”

稀饭放在桌上呢，满满一碗，表面起了皱皮。边上还有一碗腌制的刀扁豆，酸菜中姐姐最喜欢的一种。

顾不得洗脸漱口，捧起稀饭喝一口，甜甜的，加了白砂糖。吃一片刀扁豆，脆脆的，咸咸的，满口清爽，于是就问：“姐姐呢？”

“大清早秋雁她们就来叫姐姐了，一家人都还在睡觉呢，那时候雨也没有停。真搞不懂，姑娘家一个个对打枪那么有兴趣。要是姐姐以前读书这么积极就好了。”妈妈说了一堆抱怨的话，却也没有阻止姐姐的意思。

出了门，咦，好多蜻蜓飞到街上来了，多数是蓝蜻蜓，也有红蜻蜓，一会儿闪来闪去，一会儿短暂悬停。我跳过去捉，它们又灵活地闪开。

赶到学校，早自习已经结束，教室里闹哄哄的。

我来到自己座位上，对小椿说：“我姐姐当民兵去了，我很快就有弹壳了。”

小椿见我不像撒谎，酸酸地说：“女的……哼，枪都端不稳……”

今天是星期五，只上半天课。放学回家时，哥哥、小雄和岩崽并排走在我前面，手甩得那么高，脚步那么整齐，还故意用力踏步，街道两边的人都为之侧目。

我跑上去，跟他们排成排。

他们的步伐乱了。

哥哥推开我说：“你走你的，不要跟着我。”

岩崽也说：“你才三年级，我们是五年级。”

我又恼又羞，气冲冲走在前面，他们三个步伐又变得整齐响亮，还喊起了号子：“一二一！一二一！”

一进家门，我就向妈妈告状：“哥哥宁可跟别人玩，也不跟我玩。”

我以为妈妈会站在我一边，妈妈却说：“你少跟哥哥玩，他成绩不好，将来苦死他。”随即又念叨姐姐：“姐姐成绩不错，就是毕业考没有考好，为什么不去读书呢？一辈子喂猪扫地，有什么意思？”

我从栈港底下拿出野茶树枝和旧菜刀，用凳公当工作台，继续砍斫。不一会儿，哥哥回来了，爸爸也回来了，开饭了。

我明知姐姐不会回来，还是忍不住问妈妈：“不等姐姐了吗？”

妈妈没好气地回答：“她晚上都不用回家了，翅膀硬了，早就想飞了。”

哥哥试探地说：“姐姐不在家的时候，我睡姐姐的床好

不好？老三夜里爱动，跟小老鼠一样。”

妈妈不乐意，“你们不是各人睡一头的？”

哥哥白我一眼，“我想一个人睡。”

我才不愿意被人当面嫌弃，就大声说：“我早就想一个人睡了！”

这时爸爸开口了：“女孩的睡房是闺房，不能随便给男孩住，而且姐姐一个月就回来。我和妈妈，两个这么大的人还可以睡一张床，你们这么小就睡不下？你们的床跟我们的床一样大。”

妈妈点点头，对我和哥哥说：“屋就这么大，再铺一张床也没有地方，你们想各人睡一张床，好好读书呀。老小马上就要毕业，也不要求你考县中，你加点油考区中学嘛，区中学可以住宿，乡中学是蹿坯子的地方，全是走读。”

以前我也听人说不读书的人“蹿坯子”，却不明白什么意思，就问：“什么叫蹿坯子？”

妈妈说：“一个人要是不好好读书，不长知识，光长坯子，那还不长得快？跟往上蹿似的。”

我不由得笑了几声。

哥哥不敢看人，额前的头发都掉到碗里了。

爸爸瞅着哥哥，目光轻飘飘的，“乡中学也不错，有书读就不错。我去年还梦到读书呢！我小时候父亲走得早，母亲没钱供我读书，我给人家放牛，还偷偷跑到教室外边听课。你们倒好，大人求着你们读……”

爸爸突然打住。一家人都不说话。

前年姐姐不肯上学，爸爸伤心透了。一天夜里，爸爸